

美国中学生 获奖作品选

——中学生作文参考读物

THE PRIZE
COMPOSITIONS OF
AMERIC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088423

责任编辑：黑 子
封面设计：姚 红
版面设计：赵传仁

美国中学生获奖作品选

——中学生作文参考读物

谢 舒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2插页 74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15 500册

*

ISBN 7-5059-0072-2/I·45

(统一书号：10355·1072) 定价：0.73元

目 录

- 金色的星期六 特丽萨·佩德森 (1)
- 遗 嘱 安·C·布莱克福特 (10)
- 飞翔的雪鸢 利恩·莱夫莉 (16)
- 拜 访 格雷契恩·巴梦 (23)
- 回 答 琳达·范·诺特 (28)
- 最后的告别 黛碧·扬德 (36)
- 拥 抱 法兰西斯·弗·施莱迪 (40)
- 仅仅为了兜风 丹尼斯·库罗梅达 (45)
- 杰 克 丹尼·亚伯拉姆斯 (50)
- 泥弹子 吉尼·科塔 (55)
- 美满姻缘 斯蒂芬·麦克勒 (62)
- 弗莱谢尔家的孩子 米歇尔·斯特恩 (66)
- 祖 父 明尼·伊兹 (72)
- 寓 言 肯尼思·史密斯 (80)
- 捉迷藏 马戈特·布思 (92)
- 可爱的家乡 桑德拉·泰勒 (100)
- 抗辩书 芭芭拉·科西 (106)

金色的星期六

特丽萨·佩德森（女）

莉莎·芳坐在邓恩先生杂货店的高凳上，看着温太太买水芹。

“价钱涨得太快了，”温太太犹豫地叽咕着，“过去用这价钱可以买两倍的水芹！”

“是的，温太太，物价一直在涨。我也没法维持原来的价格。”邓恩先生耐心地解释着，这类抱怨他已经听厌了。

“好吧……我买。温先生爱吃水芹。”

“温先生好些了吗？”邓恩先生关切地问。

“还是老样子。我整天陪着他，日子过得真难呵，没有失业救济金，我们就活不下去。”

邓恩先生找过零钱后说：“再见，温太太，欢迎你再来。”

莉莎对邓恩先生与温太太的谈话漠不关心，对温先生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兴趣，她听得太多了。莉莎从凳子上滑下来，递给邓恩先生一只罐子。

“我给你带了点糖腌西瓜皮。妈妈做的，我知道你爱

吃。”

“难为你想到我，伊莉莎白。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的妈妈。怎么样，你的新工作？”

“讨厌死了，”她沮丧地答道，“我刚把丘太太的房间打扫干净，那对双胞胎就进去搞得乱七八糟，我得再整理一遍。昨天，他们用枕头打着玩，一只枕头摔坏了。今天我去的时候，羽毛还在那儿。”

邓恩先生温和地微笑说：“你要有耐心，伊莉莎白。”

实际上，莉莎·芳知道，邓恩先生很烦孩子。因为他们老是聚集在他店门前的路边上，吵吵嚷嚷地玩耍。莉莎从不那样，她总是安安静静，细心地陪伴邓恩先生的孤独。也许正因为这个老人和这个姑娘如此相象，他们才建立了如此坚固持久的友谊。当莉莎还是一个严肃地扎着小辫的7岁小丫头时，她就出入于邓恩先生座落在中国城曼森街上的小杂货店了。

莉莎一向对邓恩先生怀有敬畏之心。他信奉儒教，受过很好的教育。她猜不透他的行为——对待顾客，他总是避而远之，同时又彬彬有礼。不过由于长期的交往，莉莎看得出他有一种优越感。

他孤独寂寞，所以很喜欢莉莎。多少年来，莉莎总在星期六下午去看望邓恩先生，絮絮叨叨，问这问那，帮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中国糖果和水果中挑选出样品来。

今天她详细地唠叨着自己新找的活儿。工作难做啦，报酬太低啦，而那对双胞胎——简直就是野猪！

终于，她看看手表：5点25分。妈妈一定不知道她溜到哪去了。

“我得走了，邓恩先生。妈妈要等我的。”她突然对邓恩先生产生出一阵同情，尽管他站得笔直，盛气凌人，然而却哀怜孤独。

莉莎在门边停下：“要是你高兴的话，晚上我来给你念书。”邓恩先生笑了，挥手与她告别。

莉莎走出门去，街角上一片夕阳的光辉，把砖头铺成的街道和黄色的灰泥墙门照得闪闪发光。阳光和新的、带咸味的空气搅合在一起，使莉莎的脸颊感到十分舒服。

她沿着狭窄、陡斜的人行道奔跑着，半是因为兴奋，半是因为在下坡路上身不由己。她气喘吁吁地闪到一旁，让一个骑小车的男孩飞快地驶过她身边，冲下坡去，然后她又沿街奔跑起来。到了她家居住的那幢公寓楼房前，莉莎就伸出手臂一把抓住门柱。她停下来，面朝着通往公寓的两段楼梯，大口地喘着气。她坐在楼梯最低层，仍然上气不接下气，望着曼森街的对面。她一贯讨厌这一带的老古董样子，所有的房子如出一辙，不是单调的米色就是灰色，一成不变地饰着从早期旧金山时代沿袭下来的旋转楼梯和刻工精细的门柱。

呼吸刚刚平缓，莉莎就爬上那两段楼梯。前庭地板上厚绒地毯散发出一股令人奇怪的味儿，窗上拉着葡萄酒色的窗帘，挡住了八月耀眼的阳光。莉莎的眼睛适应了屋里的昏暗，才发现屋子出人意外地整洁。她坐进那棕色舒适的扶手椅，侧耳听着家中的声音。可是，公寓里静悄悄的。

“妈妈！我回来了！”她叫道。

妈妈在厨房里回答：“这么久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伊莉莎白？”



她突然对邓恩先生产生出一阵同情，尽管他站得笔直，盛气凌人，然而却哀怜孤独。

朱成梁 插图

莉莎走进厨房，看见妈妈弯腰在熨衣服：“妈妈，我告诉过你要迟点回来的。”

“哦，亲爱的，我忘了。喂，你能不能把那个……看见那碗米饭和菜没有？放到锅里去。对了。坦恩先生要来吃晚饭，他要和你爸爸谈点生意。”

莉莎开始动手收拾桌子：“我跟邓恩先生说好了，今晚去给他念书。”

“噢，伊莉莎白！你陪他的时间太多了。实在太多了。你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每天干完了活也去。有时连晚上都不错过。”

“妈妈，他一个人很孤单。”

“这是他自找的。他对别人太苛求了。”

“我喜欢念书给他听；再说，他的眼睛越来越糟糕了。”

厨房门打开了，方先生走进来。“你好，爸爸。”莉莎高高兴兴地说。

“坦恩先生再过半小时就到了，你最好换换衣服。”方太太说。

“是，亲爱的。我的白衬衣你熨了没有？”

“熨了，去换吧。没你搅和，我的事就够多的了。”

* * *

“坦恩先生，再吃点甜食好吗？”方太太劝说着。

“不了，谢谢你。晚饭太好了。”方家的客人愉快地答道，“我想，方先生和我该谈正事了。”

莉莎和方太太起身清理桌子。

“伊莉莎白，今晚你洗碗好吗？我头疼得厉害。”方太太说。

“妈妈，我得走了，”莉莎的脸上带着坚决的神情，平静地说，“今晚我要去邓恩先生的家。”

“啊唷，伊莉莎白！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兴趣，就把家庭义务抛在脑后。”

“妈妈，我已经答应他了。我不能失言。碗可以等我回来再洗。”

方太太不同意：“我反对你在那儿呆得很晚。”

“不会很晚的——大概9点左右就回来。”

“假如你已经答应了当然必须去。不过，这类事情未免太多了，伊莉莎白。”

莉莎飞也似地跑开了，背上戴着妈妈责备的目光。

第二天早饭时，方太太气恼地看着莉莎说：“伊莉莎白，你昨天晚上说过回来以后洗碗的！”

“妈妈，我昨晚10点钟才回来，累坏了。不过，我今天早上一定洗。”

“洗不洗不要紧，”方太太争论地说，“你没有权利为了和那个老头待在一起，就忘了家里该干的事。现在你天天有活儿要做，我只好把家务事全包了，这不公平。每次你去看望邓恩先生就忽视了在家该尽的那些义务。从现在起，每天干完了活给我直接回家。”

莉莎叹了口气：“好吧。每天晚上干完活我就回来。不过星期六我总得去看他的。”

方太太什么也没说。

莉莎说到做到，干完活就回家，她妈妈很高兴。星期六早上莉莎宣布：“今天我要到傍晚才能回来。干完活我要去看看邓恩先生。”

方太太放下手里的咖啡杯毫不含糊地说：“5点钟回来。”

“哦，妈妈，我有一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一定有许多事要我帮忙的。”

“5点，我希望你把自己的屋子收拾收拾。里面乱七八糟的。”

“好吧，妈妈。”

“别说‘好吧’，听起来心不在焉的样子。”

“是，妈妈。”莉莎耐心地说，“哦，亲爱的，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该走了。再见。”她边说边走出厨房。

那天下午，莉莎到邓恩先生的杂货店时，已经是五点差一刻了。

“你好，邓恩先生。”她兴高采烈地说。

他正朝架子上堆放一听听的罐头，转过头来：

“我好久没见着你啦，伊莉莎白。”

“不。我——这星期我得做许多家务事。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吗？”

“不……不。”他拖长了声音说，又回转身去干活了。莉莎很吃惊，默默地看着他，他显得很冷淡。

“我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工作。”莉莎主动搭话。

“那好哇。”邓恩先生头也不回地说。

“生意好吗？”

“还可以。”

“哦。”

莉莎又疑惑又失望。她干了什么事使得他如此对待自己？现在她怎么办？

“邓恩先生——对不起！这是怎么啦？”她闷闷不乐地脱口而出。

“你把老朋友都给忘啦。你一个星期都没来看望我。”邓恩先生小心翼翼地抑制着恼怒说。

“邓恩先生，这个星期我有事要干。我妈叫我干的！”

“你忙得不能来我这儿了。”

“当然不是，只不过……”她猛地打住了，感到无法使他明白。“邓恩先生，我实在太抱歉了。但是我希望你原谅，这也不完全是我的过错。”

“我想也不是，伊莉莎白。不过我希望你尽可能多往这儿跑跑。有许多活儿，你可以帮我一把。”

“我尽力，邓恩先生。”她站起来，笑着说，“我很快就会来看你的。”

现在，莉莎只在星期六下午去拜访邓恩先生。由于邓恩对她的态度，莉莎变得犹豫不定，心绪不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拜访成了她惧怕的事。

我真不想见到他。一天下午她快走近小店时带着反抗的心理这么想着。邓恩先生在外面，把白色鱿鱼扎好放进橱窗。莉莎厌恶地皱起了鼻子。

“喂，邓恩先生。”

“喂，伊莉莎白。把那些篮子拎进去好吗？”

篮子歪七扭八地装满了钉子。莉莎叹了口气，拎起篮子。她心里一阵轻松，今天邓恩先生没对她发火。

老头和小姑娘走进店里，象以往那样交谈着。可是莉莎急于离开，因为她发觉店里气氛很压抑，很沉闷。

“我要走了，”她轻声地打断了谈话，“妈妈会担心

的。”

“哦，是呵，我猜想她会。”邓恩先生脸上那种兴致勃勃的表情立刻消失了，罩上了一层高深莫测的面具。

这回，我终于这么做了。莉莎烦躁地思忖着。为什么我现在讨厌他了？他是这样地可怜，——假如我对他不好，那么谁还会对他好呢？

一切都改变了。我无法理解——莉莎对着一粒石子狠狠踢了一脚，站在那儿看着它骨碌碌地一直滚到曼森街那一头。

（本篇获1960年全美中学生小说创作奖第二名）

遗 囑

安·C·布莱克福特（女）

一支高亢的如怨如诉的歌随着微风掠过鳞次栉比的房屋，穿过茂密的幽暗的树丛，飘到乔治·华盛顿·卡佛街上，这时歌声变得又尖又细，时断时续，消失在暮色之中。歌声再次响起时，随着歌声出现了一个男孩，他低着头，仔细小心地迈着那双黝黑的双脚，踩在人行道上干净的地方。路面因龟裂而呈网络形状。歌曲内容大约是常见的与耶稣同行之类，可是薄暮中听起来既圆润又哀伤。繁茂的金银花从篱笆上倒挂下来，延伸到人行道上，使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芳香。一缕长长的卷须向外支楞着，男孩随手抓住，往前拽去。叶片和花朵纷纷坠落，只留下光秃秃的藤蔓颤巍巍地摇晃着。他看看指间那一小撮密匝匝的花束，然后张开巴掌任它们轻轻地飘落。对面街上一幢房子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型女人像，她披着一头金黄的长发，微笑的嘴足有5尺宽，手里举着巨大的瓶子。“请喝可口可乐，”她微笑着似乎在说，“你不想来杯爽口的可口可乐？”画面上的油漆已经卷曲剥落，使得女人的面容模糊不清。

他慢悠悠地自言自语道：“可口可乐。可——口——可——乐。”

“小孩！”

一声尖厉的喊叫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他屏住呼吸，有点恐惧地掉过头来。只见一位老太太，扶着栏杆，向前探出身子，望着他。原来是杰克逊老太太。他想起，杰克逊老太太孤身独居，年高体弱。

“我叫的就是你，孩子。你快过来吧。”

他四下瞧瞧，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老太太殷切的目光使他不敢逃跑。他把破衬衫的下摆塞进裤子，慢吞吞踏上了通往房子的冰凉的石板道。

“快点，到这儿来。”老太太从门廊上瞪着他。他登上楼梯，两眼却一个劲盯住自己的脚尖。

老太太伸出苍老而无力的手，用劲地抓住他的臂膀。男孩几乎被吓得呆住了。

“扶我进屋，孩子。”

老太太的身子佝偻着就象一棵披着淡褐色表皮的枯树，她拖着疲惫的双脚吃力地登上门坎。

“扶我上床。你叫什么名字？”

“尤瑟夫。”

“好，尤瑟夫，扶我躺得舒服些。好啦，过来，把我的脚垫高点，把那边的毯子递给我。这下行了。你坐在那张椅子上。不，再挪近一点，这样我才能看见你。”

尤瑟夫不自然地坐在椅边上，心慌意乱地打量着房间，两只脚在冰凉的地毯上前后移动着。这是一幢房子里的一个单间，房子座落在白人区，是房主出租的。它和别的房子没

有什么不同，角落放着一张床，屋里又黑又拥挤，墙上的电影明星画和西班牙卷毛狗的照片已经褪了色。壁炉架上摆满了瓶罐、艺术雕像，中间放着一个胖娃娃，身上品红的羽饰已经凋萎。靠近尤瑟夫身旁摆着一张做工粗糙的桌子，上面有几张纸和一截铅笔头。

杰克逊太太使劲用肘子支撑起身体，胳膊上青筋暴露，整个面孔由于年老多皱而松弛下垂。她的眼睛流着泪水，嘴巴淌着口水。这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使尤瑟夫觉得既难受又恶心。

“我快不行啦，尤瑟夫。你能看得出来，对不对？”

她躺在薄薄的毯子下面，身子蜷缩着，只有两眼还在闪烁着。

“我想请你写个遗嘱。需要的东西都在那张桌上。”

尤瑟夫侧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拿起铅笔，在手指间转着。

“来吧；我的教名叫玛丽。玛丽·杰克逊。开头写上‘玛丽·杰克逊太太的遗嘱’。对，就这样；快点，记下巴。”

他低头看着空白的白纸。

“我不会。”

“你不会。你说不会是什么意思？来，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我快不行了，尤瑟夫。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帮我写份遗嘱。总得有人关心一个老太太吧。”

“可是……”

“我是老了，”她前后摇晃着，发出低沉的呻吟，“衰老得令人讨厌。”



尤瑟夫侧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拿起铅笔，在手指间转着。

姚红 插图

男孩再一次掉转头去，老太太咕咕哝哝地低语着。男孩向窗外望去。在暮色苍茫中，街对面那个广告女巨人举着瓶子，仿佛在招呼他：来点可口可乐！

“我想把银胸针留给我的女儿。它来自科林斯城，漂亮极了。因为长期不戴，它已失去了光泽。以前我常常坐着擦呀擦呀，现在我不能再擦啦，我实在太累了。没有力气再去做那些事。我女儿住在圣·西蒙斯，你最好把这也记下来。”

尤瑟夫低头看看那张纸，随后又向窗外望去。

“写呀。”她说，“别磨蹭。”

男孩将瘦小的身子俯在桌上，铅笔在纸上慢慢地移动着。

“让我想想。银胸针。我没有别的东西了。哦，对了，那边五斗橱顶上还有一本《圣经》，也留给我的女儿吧。记下来，希望按基督徒的仪式安葬我。真正的基督徒葬礼，唱许许多多哀歌。这也是我一个老太婆最后的心愿。把它也写下来。”

男孩用力地在纸上写着。

“好啦。你把它拿过来，让我签上名字。”

尤瑟夫把纸拿起来，羞怯怯地递给她。老太太拿起铅笔，抖抖颤颤地在纸下方画了一个“X”，然后沉重地倒在床上急促地喘息着。

“一切都好了，尤瑟夫。把它夹在《圣经》里，放在我的床边。”

男孩找到《圣经》，把遗嘱放进去，然后搁在床边。

“你走吧，让我休息休息，”她叹了口气，“我累了。”

尤瑟夫跑下台阶，光脚拍击路面的声音很快消失了。